

歸田瑣記卷五

鼇拜

福州梁章鉅撰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爲布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擦腳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爲定康熙初用此收鼇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鼇拜爲何人曰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鼇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諭曰朕恭閱實錄見鼇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爲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鼇拜受事以後卽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御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鼇拜姻婭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讎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鼇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

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鰲拜卽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逮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爲睿親王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卽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大罪應予磔死

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鰲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鰲拜馬者卽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特長

皇祖以鰲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爲文

卷五

二

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特降諭旨嚴拿勘

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

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鰲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替是鰲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爲

國宣勤功銘鍾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况以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

縱恣乃鰲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亂法邀結黨

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予拏究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
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事
皇祖不卽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
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鼇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尚可
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鼇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
法歟蹟如 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
備稽事實蹟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鼇拜一
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
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鼇拜公爵之德生
本身既無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卽行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
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 謹按康熙之元
上甫入齡鼇拜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
上早洞悉其好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爲戲鼇
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 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
無所顧忌一日入內忽爲習布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
鼇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燄熏灼之權奸乃執於十數小
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

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噶禮

舊聞吾閩趙三令太史晉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督噶禮朋比爲奸又蘇撫張清恪公伯行因此事與噶禮

互揭罪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筆記之云噶禮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敘功升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曾以霍州牧李紹祖保題潞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匿不以奏吏議革噶禮職奉

旨畱任御史劉若鼐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

卷五

四

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爲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禮回奏得辯釋平遙民郭明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聞且列欵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已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指修祠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塌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請究贓治罪又下噶禮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

左侍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
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朴知府陳鵬年
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積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
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曰俞
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

上復命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
行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尚書穆和倫前
往覆讞仍如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屢次具摺叅張伯行

卷五

五

朕以張伯行操守爲天下第一斷不可叅手批不准之諭
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
方必受其賸削一半矣卽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
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
無干礙又曾叅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
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於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叅一案
初次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
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
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

封疆互相訐叅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

上命張伯行畱任噶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禮之母叩闈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爲己子縱令糾衆毀屋噶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妻論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入官得

旨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

卷五

六

憲廟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

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爲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尚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

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抄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

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縣關隄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

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

卷五

七

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狗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叅姦黨之罪三比暱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泔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爲袒護具奏姦黨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叅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佟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

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爲姪
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
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
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
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
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
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銀
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
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
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

卷五

八

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
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勳銀二千四百兩貪婪
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
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
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
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邀 寬典我 朝之恩
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隆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狗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尚
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

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
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
將軍西藏平入 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
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
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
爵長子斌給子爵入 覲賜雙眼花領四團補服黃帶紫
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敘功次子富給
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被羹堯劾入京得 召見因陳羹
堯貪殘諸款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
恒入 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堯者紛起

卷五

九

諭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
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
又青海蒙古饑饉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
恃已功故爲怠玩或誅戮大過致此昏憤豈可仍居總督
之任念其尚能揅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
劾羹堯私佔鹽窩擅用正課西安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
治鹽梟率兵夜圍郃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
行至儀徵逗畱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逮問又合詞
奏羹堯罪狀纍纍請正典刑並議盡革世職得 旨令將
軍督撫提鎮各抒已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請

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羹堯來京嚴鞫議政大臣三
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堯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
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 硃批諭旨
故置原摺詐稱燬破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
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
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
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郃陽鹽
梟致死良民八百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
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卽劾奏一詭劾
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甯令朱

卷五

十

炯賄奸民保畱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
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
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
賄一西甯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
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
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
當會府 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袂衣服鶯黃佩刀荷囊一
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
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
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

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墻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于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

卷五

十一

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叅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邠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清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尚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叅夔州

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爲巡撫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損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甯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

卷五

三

一索屬員傅澤溼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叅革知府纒廷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尚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己一冒銷西甯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

已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已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至西甯冒銷運費入已一甯夏各衛貯倉穀及畱西甯養馬銀並收入已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已一抄沒塔兒寺礪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已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已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已共計賍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 恩予自裁于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極邊其父遐齡兄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 諭堯堯曰歷觀史書所

卷五

三

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僞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爲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爲乎卽如青海之事朕命於四月備兵又命於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令阿刺納之兵由噶斯前進陟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刺納乎又如爾令富甯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爲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甯安乎又如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

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
兒戲藉使私忿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
十三事于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
邊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
倒軍政朕尚未令入于廷讞卽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
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
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爲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
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
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非草木
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

卷五

五

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劉文正公甫任總憲卽疏劾訥親職掌太
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爲吏部尚書軍機大臣
上行走奉 命查閱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游陞
揆席 恩遇之厚甲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
功 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僨事恭讀乾隆十三年

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
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
之念訥親身爲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

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恒卽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卽應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爲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爲己功卽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其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

卷五

五

寇是其第一謀畫旣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夤夜向礮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卽各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重務債事至此尚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卽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

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卽置軍務于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略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爲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于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爲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恒必自請督師朕亦

卷五

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礪林立攻取維艱卽傅恒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卽能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卽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爲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卽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爲誤也今諸王大臣合辭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于法本無可追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

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于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宥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叅奏卽一面叅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叅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畱以爲卸過之地將來卽或無功而歸亦尚藉張廣泗爲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爲乎况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卽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

卷五

七

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又

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文武大臣等叅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爲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

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卽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爲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膺闕外重

卷五

六

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爲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摭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輒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

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想我膽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葸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冒險登陲流矢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不以爲苦爲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過輒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得妥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此言尤

卷五

九

爲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切同仇皆衆人所共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爲受此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爲此浮言搖惑衆心俾衆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爲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爲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爲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 命尚書舒赫德逮訥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恒等一面訊明一面卽將伊祖遏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

胡中藻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歎者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錢謙益之有才無行爲朝廷所深惡痛絕之人至今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明諭中猶稱止欲斥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輒轉矯詐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甯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甯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畱頭髮復衣冠天下卽太平矣甯以其語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夏以抹刪諭旨作奸犯科諸歎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料百餘年後尚有喪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胥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

雷良等詩文日記誦訕譁張大逆不道蒙

合議成法前

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
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鴟張猖吠之
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
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
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
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
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
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
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
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卽孟子所謂東夷西夷
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
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益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
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
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
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
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
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
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
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諷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

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雲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尚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岳諸侯瀆一百年來頽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頽首無奈而已謫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爲遊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溍彼因時邁蓋暗用

卷五

三

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覩耶至如

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
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于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

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誰完吾身甌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笊又曰蝨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閒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

卷五

三

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蝮饑食狼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吳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耻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爲當今年

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
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
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
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
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
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
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叅奏
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叅奏足見相習成風牢
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嚚風效

卷五

五

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庭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
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滿州世僕
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
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于世道人心者甚大
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
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
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坤

和坤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尙未登朝無由悉其罪狀後
二十年入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概與外間所傳頗無

歧異此 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覲列之以爲負國營私者
戒也嘉慶四月初四日恭值

純廟升遐和坤_方爲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卽有御史

興疏發其罪初八日奉 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

撫議罪直隸總督胡 季堂 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

死並列其冀州城外墳塋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

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

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外設堆撥土人稱曰和陵牆西

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定制親王墳塋圍牆不得過百

丈和坤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

卷五

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

睿廟冊立爲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爲擁戴

功大罪一 圓明圓騎馬直入左門過 正大光明殿至

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 神武門坐椅轎直進 大內

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爲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

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

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

純廟力疾批章_書得未_真之字輒曰稱不如撕去另擬大

罪七管理吏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叅

議一字大罪八西甯報循貴賊番聚衆搶劫殺傷將原摺

駭回隱匿不遞大罪九 國服曾有 中旨令蒙古王公
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 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
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凌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
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
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
大罪十二私葢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榻段仿照
甯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居
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
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
眞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爲

卷五

美

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
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
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薊地方當舖錢
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
十餘萬且有明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宅中太監呼
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萬且爲其弟劉寶梧捐納
直隸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寶杞州同銜則和珅之年
日貪縱狂妄除去其外已難悉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
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如胡議 旨未出 旨未
上以時當諒闇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

者籍沒後續查出眞珠朝珠一挂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挂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窺其心又不僅封殖貪贖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賬及大櫃內珠玉等項什物賬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監羅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也

籍和坤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八座內監呼什圖

卽內劉

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

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爲口糧籽種又分和珅之第半爲和孝公主府

和之子豐伸殷德尚十公主

半爲慶親

王府

時尙爲郡王

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管

卷五

五

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

諱綿愨

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

釭五十有四銅路鐙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銅路鐙較大內所陳尤爲精緻今分設於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文人奇遇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爲期亦有過七十而尙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卽須致仕者卽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則存乎其人之稟賦又豈可以測以常情乎 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中戊午省試六十七歲中己未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五歲還朝直 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爲戊辰會試總裁七十七歲患瘧疾奉 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七十九歲迎 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

卷六

一

聖母萬壽蒙 撰賜歸愚詩序八十五歲再迎 駕加禮

部尙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 駕常州 賜詩有二

老江浙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終諡文愨以一介書生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爲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太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奪謚古人常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况以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其逕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之諱也又言公爲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爲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

卷六

二

蟒卽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斂矣或謂火光女子卽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爲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麵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一盤熬茶一壺耳晏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爲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閣雜記云

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裝一次可自家至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爲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公曰毋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

卷六

三

或貓卽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爲公前身矣

朱文正師

朱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父皆受業焉余入都以門下晚學生禮晉謁公領之及己未公主會試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爲師欲改稱而公未之許迨壬戌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擢余卷爲第一後以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語也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例可抗顏爲師况受知如足下者乎以後可不必再執小門生之禮太老師尊而不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

誼不一而足前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舊耳時公年已踰七十見客恒閉目隱几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方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多不睜目語雜諧諢有東方曼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廷見左右兩人護法一是仲夫子一乃蔣子蒲也時蔣方在朝爲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甲子

上幸翰林院欲令與晏者皆卽席爲詩公奏是日諸翰林皆蒙

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

上允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果卽席爲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爲昌黎韓公公以爲代韓

卷六

四

公者爲吳殿撰

鴻

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

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夕有門士至家與公談歲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狎歲錢尙無一文也有頃閩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爺某爺所送若干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此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封號行九拜禮喜爲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爲其婦某某爲其妾某某爲其子前世有緣故恒結今世緣也卒之日臥處一布被布褥而已

上新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世不談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 青烏之術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迺遭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入扃戶卽屬朱翁視焉居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相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尙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干文買蘆溝橋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爲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殯來樹下卽穴也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入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職責戍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癯累世簪纓頓嗟零落近公之曾孫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將土山毀去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有不識而無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筠多欲從余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騎箕時余已外宦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但

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由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爲尙書十四年休十五年薨謚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曾筆之書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安於乾清宮繼乃擇日

奉移於觀德殿是日出東華門進景山東門上

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

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千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

上步行甫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

跪伏者亦搶地大哭衆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驍

卷六

六

騎校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至尊當哀痛迫切之際竟

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日魚水之契有異尋常何

克臻此翼日卽有副都御史之命而公仍得左右贊勳

矣公出爲伊犁將軍時未曾挈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

五十兩以爲迎取夫人路費適役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

卽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擋始

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旣至公亦不擇日卽命入署僚

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舊有別院乃置夫人其

中而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值俱取

給焉院內正屋三楹中爲堂夫人居堂東西爲佛堂公每

日五更入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扃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必起櫛沐以待之公之禮佛不間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間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日黎明卽起饋面畢卽駕騾車傳食於同城寅好署中亦無間寒暑那繹堂師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閻羅相約或再爲男人或轉爲女身或墮落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騾及松將軍夫人耳 公由伊犁將軍除吏部尙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州連宵至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

卷六

七

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司閽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爲具摺葉老爺者戶部郎中葉雲素也

繼雯

是日葉公非入直期重公之爲人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卽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入 見卽呈講大學首章以爲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 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莊敬日強之功惟自邊臣內擢後頭每涪涪動鎮日不已卽入 對亦然余

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畫稿值酷暑公以燒酒及西瓜餉
余時余方編輯軍機題名並從公詢樞垣故實語頗叨絮
公因令解衣縱談因乘間問公頭動之故公慨然曰此非
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六未免殺戮過重至
今耿耿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
戢至今也公面如羅漢心極慈祥自是活佛度世節鉞所
莅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鎮
邊作用不知者或以殺降爲公咎豈知公者哉 公奉差
往江南查辦事件得 旨引對後卽欲挈值宿行李出城
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籲公稍緩時日公許

卷六

八

以晡時出城時方已刻乃枉途至韓桂舫先生家小住先
生尙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
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嚷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閩人
爭價也公立取擔入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
交付訖而以雞囑閩人曰爲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
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
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焉 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
袁江時費筠浦督部 淳 因防汛駐河上欸留公於行館午
飯賓主皆大戶飲至燈時公欲易燒酒費從之公謂費曰
兩人飲畢竟寂寞此地寮屬尙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卽有

之亦不過數十杯卽頹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無已惟有河轅中軍某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以陪中堂公曰副將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較官職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與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一杯復一杯不敢留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辭歸舟且曰黎明如順風當卽解纜不復來告辭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曉費遣官探之則回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衣睡矣無何而費詣公舟謝步並邀公重至行館曰旣風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昨某副將飲得甚閒雅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

卷六

九

某副將昨夜回署卽不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大驚艸艸飯畢卽回舟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 公喜爲擘窠書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爲之間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弗應樞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鎮鬼蓋亦不盡然也聞在江南督署有中軍某副將者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尙有餘墨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公之盛德被人也如此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爲迂濶且以爲宋人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爲憂則講學豈足爲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本殊堪隱憂憶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士大夫尙講究讀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爲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談已久無怪乎風俗之日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癸卯夏間

卷六

十

蘇鼇石廷尉

廷玉

由蘇州回閩過浦余留在北東園中談

譙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入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溫公過鳴條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卽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今日不但無此人亦並無此事

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未有詩二句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附記於此以廣異聞

讀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謂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徧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而事之意余不謂然也憶余少時與澤卿兄同塾讀先叔父太常公每課澤卿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公卻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則徒勞而罔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尙苦儀禮難讀况後生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爲制義偶以俎豆之事

卷六

七

事命題時余方闕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分比臚列粲然大爲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郡伯觀風題爲端章甫時余方閱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義於端章甫制度頗有會心閱觀風卷者爲蕭山王南陔先生

紹蘭

以余卷獨能

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禮節本四卷謂稍簡易可備授徒之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

大經

則以爲中多疎舛

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諸孫中果有能讀儀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

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閱歷者正告之竊自
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
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
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
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
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
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
化爲鷲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
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
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
間改爲塵角解已奉 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卷六

三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
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書乃尙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
於鍾王書中榻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玉溪清話亦
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次韻成文所說不同
宋史李至傳亦言是鍾繇破碑而盛百二袖堂筆談云右
軍所書卽鍾千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

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
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興
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爲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
作律呂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爲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
誤呂字乃誤也宋吳垌五總志云隨智永禪師居長安西
明寺自七十至八十歲寫真艸千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但
作律呂調陽者皆是按閏餘與律呂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
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呂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

卷六

三

外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
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講
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學士

灑

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郭中亦載之大抵取筆畫稀少

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

爲一句孔爲一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已化三千七十七

爾爲一句言一身所化土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爲一

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

可知禮也爲一句作猶爲仁與禮相爲用七十子善爲仁

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滬濱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暎夷適朱蘭坡同年

珩黃

霽青太守

安濤

先後來訪皆昔年宣南詩社舊侶蘭坡別

不過七年霽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
惚之中眞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
賦詩乃不數日卽爲搏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
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覩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爲也今夏
養疴浦城忽承霽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
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眞有益齋文編中有滬濱行館
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適有同心爲

卷六

七

之狂喜遂亟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
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濱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稽
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盍簪有喜時長樂梁公方
開府吳中籌邊海上爲東道主續南皮游折簡而材官馳
張筵而衛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
邈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聽晚吹於營門方愁
送客點風燈於牙帳倘許收歡滬濱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戎心狡啟蒿目多艱前此疆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
塞口商民交病怨讟繁興公則秉和以輯衆心主靜以孚
衆志斟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子子而公有餘人

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素身世判其閒忙又安望羽書填委之餘尋文燕從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旣罷公顧謂鄙人良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羨羅睺爭斫陳於風雲之表遲慙司馬勉磨鈍於砥礪之旁製限七言人各四首鄴中公譙讓彼七子之多漢上題襟卽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雨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歸田暇輒類次前後所爲雜文自知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不忍棄之如遺姑摭拾叢殘就正於高雨農中翰雨農遽

卷六

五

爲之序且有溢美之辭噫余文不足存而雨農之序則甚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兒輩或編梓余文則雨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韓子論文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體格焉又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

有實者亦旣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卽不以文自名其爲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攬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爲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爲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宗哉長樂梁方伯茵林先生起家詞臣至今職勲勞內外爲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八風行海內旣成政歸袁其文若干卷爲退庵文存屬

卷六

六

澍然論之曰某生平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攬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嘆曰茲豈非實遂而光燿者邪三者得一已足自名況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按雨農此序作於道光甲午次年余卽奉召復出迄茲十年中間人事牽率又添作雜文數十篇而心計愈粗故步愈失雨農久已物故此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乎擲筆爲之憮然

已刻未刻書目

余髫齡卽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檢陶九成說郛中所錄各小種刺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之意者聽其所爲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復稍稍爲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歲或出窮愁之餘今吾子似尙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識之不敢忘旣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又京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卽外宦後案牘餘閒別無聲色之好亦惟甄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歲月旣積卷帙遂多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常公蘇年師之訓言不覺爽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已刻問世者有尙未能付梓者自憐享帚之愚難免覆瓿之誚姑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俾無失散云爾

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

自序

未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

自序

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

祀芳齋師序

未刻

倉頡篇校證三卷

就孫淵如觀察原本而校補之

未刻

稱謂拾遺十卷

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

劉金門侍郎序
次白中丞序

已刻

湯敦甫閣老序

劉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

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

未刻

南省公餘錄八卷

謝薌泉侍御序
附盧文肅師戴金溪
尚書顏惺甫制府孔荃溪方伯薩相

林都統達玉圃郎中各題詞

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

朱詠齋尚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六卷

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

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阮雲臺師序
自序

朱蘭坡侍講序

卷六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

未刻

制義叢話二十四卷

朱蘭坡侍講序
未刻

楊芸士明經序

試律叢話十卷

吳棟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

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

自序

已刻

巧對錄四卷

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

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

祖勳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

陳恭甫編修序

皆錄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

皆錄宋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輯錄廣西通省古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自序 已刻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翁覃溪師序附蔣礪堂閣老劉全門侍郎陳望波尚書曾賓谷中丞

葉筠潭方伯吳巢松侍講陳恭甫編修吳棟華廉訪郭頻伽董晉卿楊芸士三明經題詞 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自序 已刻

退庵隨筆二十四卷湯敦甫閣老序 賀稠庚制府序

閩文復古編六卷未刻

卷六

閩文典制鈔四卷自序 已刻

滄浪亭志四卷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張蘭渚中丞序 林少穆尚書序 楊芸士明經序 已刻

梁祠輯畧二卷朱蘭坡侍講序 為吳中新建梁伯鸞高士祠作自序 已刻

江漢贈言二卷黎湛溪河師序 王槐午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蔭圖詠三卷朱蘭坡侍講序 自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皆錄吳中同年唱和之作 已刻

葑江別話四卷皆錄壬辰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陳芝楸中丞序 道光乙未奉 召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浦中人和者寥寥每藉口於韻脚之難其實余成此詩時卽已爲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卽疊前韻答之旣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轉自如並不覺爲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詵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尙復興不淺耳

楊竹圃親家次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裡

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

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先資政公主講其家余之交君始此事變滅雲烟憑海上逍遙日月自壺中偶因

陶寫詩無債爲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兩

卷六

個信天翁 歸田何事不眞歸雙塔三山夢裏違闔閭詎

堪參卉服

暎夷要住白塔寺庭階且自看萊衣豪情君欲凌滄海

時君將就養哲嗣安豐場官之任地在鹽城海濱小築吾欣倚翠微

浦城新居在粵山之麓但願故人長健在桑榆異地共晴暉 尙憶邗江一櫂移

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懷悄萬朵名花春事遲小

合苔岑增感愴

謂謝菜石無端萍水又分離

時海氛甚惡揚人紛紛欲逃避余初與君相約靜鎮不動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

旣乃各自食其言朋好來年聚話難知君一例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

楊雪菜光祿有詩來誇新宅之美 行水無功 國典寬

廖鈺夫舊帥仍懷 忠悃赤

蘇鼇石逐臣深望 詔書丹

林少穆春明伴侶晨

星似何日團圞續古歡 疊前韻寄祝竹圃親家七十壽

云同是乘時遇順鴻回頭人海各匆匆自耽儒素非寒乞

為念時艱豈熱中澤在雲司應有報風清榆塞不言功由公

刑部郎出為 盛時進退原容易林下新添矍鑠翁 連

榆林兵備道 城新道孰當歸到處安家願不違公本籍連城遷居福州

家 籌筆深心消黑劫影纓異數稱斑衣公以武岡軍功

巷 還豈學陶元亮戒養難留束廣微公甫晉卿秩 為感 九

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戀慈暉 側聞仙侶晚舟移無恙歸

帆穩更宜初以避海氛移家 詩興多緣朋舊起手談不厭

夜眠遲偶鑽故紙仍游戲暫掌安定書院 為最新硯聽別

離詰嗣四人皆 安得腰纏再騎鶴稱觴一醉慰相思本擬

從政外出 邗上親奉壽觴聞公 七十年華古所難神交何必索居

將就養安豐遂不果 歎介眉酒值春筵巧放眼籌添海屋寬公誕辰當正月

舊尚能霏玉屑延齡端不藉金丹松蘿竹柏齊珍重紀取

新開八袞歡古人以七十一歲為開八

袁容齋隨筆言之甚詳

和卓閣老紀 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

即次韻湯敦甫閣老同年游龍杖詩甫脫稿寄去不旬日

又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真除揆席紀 恩詩復連宵

於枕上成之自笑甫說戒詩旋即破戒道力之不堅定可

知或笑余開年但和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亦無以自解也明知此後不復編詩付梓而又不忍聽其過若飄風姑附錄之於此記得嘉慶壬戌傳臚後恭讀

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四十年前早兆於天語之中宜其為名榜中第一人也

詩云有喜聯翩近聖顏更欣新詔及春頒九重早日

資霖雨嘉慶壬戌傳臚日聖製百廿餘年重雪山蜀中

甯相公以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迨茲一百廿三年表見真符天語識承平但

望日思艱雲龍追逐當時志媿我衰齡獨閉關仰鏡傾風

九品銓公久掌銓衡即以冢宰晉端揆酬庸合破

卷六

三

主恩偏杜房已久參丹地近年參知政事者以公為最久瓌頽由來其木

謂哲嗣鶴天溪編修盛可彈冠憐我老何須搦管休人先元唱於百日後

始得捧讀寄聲三百霓裳侶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聯賸話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為紙貴近聞粵西湘南兩省皆有翻刻本後至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師為憇慮余充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既歸閩僑居浦城彙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話而乞者愈多矣尙有同人續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置之又復可惜因附入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

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

應松

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蓉塘紀

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政尙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摺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湖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湖又起風波潮見之遂投劾歸恐招怨也 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圃翁嘗擬一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卻有至理 又

卷六

三

王笠舫琅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

輟

七十對聯云

自老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

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惟我

朝乾隆年間恭奉

故醫大僕來葉或職又賦風賦賦員之

高宗純皇帝壽登七秩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此後普天臣子斷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尙有貿貿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 又程南樵餘詩

話云汪瑟庵先生爲安徽學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尙存片念偏私

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

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事廣文送
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是科爲沈小湖學使一
概謝絕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
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著一
條老命撞死鍾山後學使亦微聞之不罪也 又余小霞
贈汪西芝巡檢楹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
深皆切其姓 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溫心山明府 鵬翀
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若虛撰聯云萬里赴瓊儋夜起江
心弄明月一亭撫笠履我從畫裏拜先生 心山以菑林中丞師所遺蘇公勒石
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

卷六

十四

爲過客空江一曲向誰彈蓋櫟括文忠公簾江五古詩意
也 又代鶴松圃 年重建陽朔縣書院講堂一聯云文筆

聳層霄愛此間對萬壑滌洄教化由來先黨序書樓崇講
席願多士做千秋事業顯揚不僅爲科名文筆書樓皆陽
朔古蹟也 又代曾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

此深交最可感老尙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
傷危將易簣語不及私 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干

秋是名宦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鶯遽悲化鶴齊民同一哭
平生知己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 又應松挽吳

荷屋中丞云爲名士作詞臣任封疆大吏愛路近家園小

桂林營綠野工書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悵跡疎壇玷
聞與率迓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聯
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 又萬乙樓太
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材大難爲用老去悲秋強自寬
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來迎談次問
湖南有新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惟近時有
一對甚工有某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一入戲以其姓名演
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
炙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撫以他事劾去撫部不知
何所見實則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卷六

三

福州學署中三百三十三土亭爲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
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
尙林立無恙笥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君師來代
先生撰亭聯云偶爲選地看山計若慰連牀話雨情運化
無痕自非老手不辨

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又
高唐州武廟爲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
才生年此宦游昭烈帝曾令高唐故云 又集唐開元

山銘字爲楹帖云載錫之光百祿是何則篤其慶萬福

彼同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虛心稽古禮樂文章
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瀟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
翠又濟南濟南勝似江南

林岵瞻比部在京爲其祖母稱觴余大兒逢辰贈聯云致
歡久協曹全諺介福長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說重親致歡
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隸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
介福於其王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陰司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
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
稽陶望齡題

卷六

五

廣東省城有武林會館在歸德門外宴公街杭州商賈於
此釀金狵建旣落成其鄉人梁應來紹王爲撰楹帖云一
闕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
處憶否西湖眞雅音也

王未蘭避暑鈔中載侯官連梅耦明經攀桂所作楹聯多

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處亦失足堪虞幼不
學壯無能傷今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
轉念杯徒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十

才生祿無奇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日孳孳爲利何堪
昧我性天顯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歎利名無就教誨不可

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按利名無就四字近俗有友人
管心泉白行藏無據似較勝也

朱竹垞先生嘗爲施粥廠作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
者苦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題
養濟院一聯稍有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奚忍多用一夫
俛他舉家生活兩頭皆險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
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

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爲宜然親切渾成而
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輒張凜凜有

卷六

七

生氣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爲睢陽寫
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三聖廟祀劉關張其聯云若
傅粉若塗朱若潑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爲君臣爲兄
弟爲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聯膾炙人口然三聖
字已覺未安而傅粉塗朱潑墨等語皆不見古籍兄弟二
字尙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談矣

京師浴堂門首聯云入門兵部體出戶翰林身蓋上句借
音爲冰布體下句借音爲汗淋身也嘉慶乙丑聶蓉峯

銑

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萬壽聶復以撰進頌冊

賞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堂聯句贈之皆以爲巧合

張詩舫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
艾遠泉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
臣之任喪歸京師曾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
成佛卽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埽下
南同知王漢沉焉越七日求屍不得以衣冠斂亦撰聯弔
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九重賜卹王尊名節
重於山又題風洞山云離江水綠招涼去常侍詩清賞雨
來又題五詠堂云雄藩勝覽曾開囿太守風流尙讀書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撰知好輓聯必出手
製然但抒哀悃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計工拙也在揚州輓

卷六

三

淮揚觀察李石舟

國瑞

云吳會領班聯實政眞無慚益友

淮揚瘁心血虛銜何以慰衰親余在蘇藩曾調石舟爲首
郡甚資臂助旣擢淮揚道以河壩出力加運使銜歿時其
慈親尚在堂也又輓江甯方伯成蘭生

世瑄

云望斷黔陽

可憐萬里雲颿依然將母魂消白下共惜半年風鶴了卻
孤臣客冬暎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部遠駐鎮海時金陵
惟蘭生一人支拄風鶴之警無日無之往來書問間日必
至皆商畧夷務軍情意見頗合自余引疾後蘭生勢益孤
遂以憂死聞靈船由長江回貴州尙煩太夫人扶輓也在

蘇州日輓吳縣令賀吉人

崇禛

云百里舊神君剡牘未酬

舉主願卅年前進士蓋棺猶是宰官身吉人爲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莅吳門復以同知

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矣又寄輓歸安沈香城別駕廉云淮浦最傾襟脫穎爲君欣得地吳門方掃榻

遣函報我已生天余延香城於袁江署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官歸里余急折簡迎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尙未及中壽也在浦城輓周芑源廣文云一鄉善人勗哉一弟分憂一孤在抱兩行老淚痛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浦後追暑消寒之會頗盛芑源輒在坐嘗稱之爲一鄉善人同人無異辭也 又寄輓

卷六

五

杭州許太淑人云桂嶺蕪城隨地齊歌衆母母蕙心蓮性生天早現法身身太淑人之子兩淮分司小琴悼詩粵西

太守芍友悼書皆余門下士居官並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阮雲臺師見而喜之爲推其意輯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悅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某石同年贈聯云乾隆末舉秀孝嘉慶初歷翰部道光間掌封圻回首功名成百順經史部有旁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身著述自千秋今年爲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以聯寄祝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還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

十歸田須知此後逍遙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
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語富如詩集畧數平生
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衍之者也

歸田瑣記卷六終

卷六

三



吾效于好大業難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衍之者也
十歸田須知此後逍遙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
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語富如詩集畧數平生
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衍之者也

小說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封神傳

卷七

一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行之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神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元冥勾芒蓐收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

卷七

二

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卽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按今時以五月十三日爲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爲四戌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戌午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

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 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
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
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卽無不知有金聖
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淑柳南隨筆云金人瑞
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遊戲具得而旋棄
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
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
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卜所憑下

卷七

三

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
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
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
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
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

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
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
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
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

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

會逆案坐斬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慈淨慈寺中兒輩以運木井爲疑寺僧云相傳爲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殿需大梁棟悉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故後到之一木卽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序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尙書宋禮承命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過聲吼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

卷七

四

山爲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子虛則淨慈之事何足爲怪記嘉慶辛酉余在京過夏是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龜魚蹲其上相傳爲龍造宮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於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有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詣戚某家憐而止之宿天明客尙未起穴窻以窺但見魚鼈縱橫於地驚而退乃遙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爲

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盡淹此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夏淫雨爲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三人衣青鞵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相類衆皆惶懼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灘舟中偶從篷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輩有踴躍欲繫纜一登者船中柁工水手皆不欲謂登臺者多不利遂

卷七

五

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計偕者五人齊北瀛鯤陳西山國銓吳和庭觀樂皆不欲

登余與陳虛舟

龍標

賈勇陟其巔曾有詩紀之是科北瀛

成進士西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與虛舟打瑣驟而回則不可謂俗諺之竟屬子虛也因緝示我周行中詩句示之謂羞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兒問此詩有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爲趙蒙齋所作蒙齋名璧字寶仁雲中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二十字惟利名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衝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
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
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
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
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
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鈞中中
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
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
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爲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
州縣交代全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
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皴瘦
透之美中有趙歐北先生鐫題款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
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培處見一范寬大幅山
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
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
遠苦瘠之區尙攀躋不上也

典史

各縣典史爲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
福有爲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
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

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諺而官箴矣

上衙門

州縣衙叅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爲戲齣者

尤堪噴飯一曰鳥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鵠立

站司道班

五曰鶴警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日

猿獻

謝茶

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

飛十五曰虎威

各喊與夫

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

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

之真可入啟顏錄也

清客

卷七

七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爲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鈞九品頭銜十分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遲八張馬吊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則更進一解矣程春廬曰果能如是雖近今翰苑諸君何以加此然吾見亦罕矣

酒令

酒令有雅而諱者宋人卽尚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
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旣濟未濟或曰劉寬婢羹汚
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
大畜當時蓋指王荆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
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
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
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蠱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黜
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有張李二人互相諱者張名更生
李名千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
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

卷七

八

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
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諱聞新

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商議其日

有公宴預擬一令欲以窘新宜興旣入席卜曰我有一令

不能從者罰一巨觥乃曰兩火爲炎此非鹽醬之鹽旣非

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爲昌此非娼妓

之昌旣非娼妓之娼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興方令曰令不

難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衆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爲圭此

非烏龜之龜旣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衆乃大笑服

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逢時事

韻鶴軒筆談云燈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爲最古次莫如增損格增損卽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闔口涓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

卷七

九

之則爲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皓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爲最古國語秦客爲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句皆近於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每句隱一古人性名共在孟子內遂爲傳作近時偶閱七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打赤也爲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旂報捷打克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昱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喫烟打食在口則吐之亥打一時半刻
亞元打又是一箇文章魁首專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
爲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
郁郁乎文哉打華周淮飭差打許行春風纔度玉門關打
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絲套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
王驩莫把豐肌認太真打瘡環自訴平生不得志打陳辛
巨鰲無力冠靈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
更超陞按察司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
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曰如日躔
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

卷七

十

時憲書乎余爲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爲不謬

近人雜謎

余養疴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爲蘇鼇石吳棣
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靑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
次惟雜舉觴令爲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
相聞者率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
雅及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爲大夫分明周易語

卻是楚騷心猜四書兩句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猜四書一

句季氏旅於泰山打胎猜四書兩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

書一句懦夫有立志四个頭六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

一句牛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兩個活的兩個死的兩個

有名姓的兩個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杞游方和尚

廟無人猜四書一句所遇者化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

食之睢陽城猜四書一句巡所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何

信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干不是萬不是

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且佯猜四書兩句廢也

以羊核猜四書兩句不連果在外仁才名猶是楊盧駱勃

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敢不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惟

學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邊豆前頭吹笛子後頭敲

破鑼猜詩經二句魚麗子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卷七 十一

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猜

詩經一句與子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帶見

小門生猜左傳一句老師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

語時猜官名一個玉環晉襄公猜字一個爺賦得偃武修文

得閒字猜字一敗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 正月小二

月小三月小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

到左居間卻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象一個叫梅花一個

叫八馬猜字一語一個大一個小一個跑一個跳一個吃

人一個吃草猜字一騷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

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

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纔有梅花事父母幾諫猜鳥名

一規洗花草堂猜鳥名杜字覓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全

見半點掠猜西廂記一句半推禽猜西廂記一句會少太

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詩一句畢竟是文章誤用時丟在地

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

三常山獨活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之衛宣姜

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是為白也息上加息猜孟子

一句以利為本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弔者大悅猜易經一

句先號咷而後笑上是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

是字猜字一交

卷七

稟賦不同

昔人以夜臥不覆首為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

有百病從腳起之說蓋湧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

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

曹文恪公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置

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埔臥被甚長睡時將被

摺為筒疊其下半揆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并將上半

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

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

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用菊部公觴河上三

大憲孫寄圃節相居中左爲顏惺甫漕帥檢右爲張蓮舫

河帥文浩自己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

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帥瞿然曰我正聽曲
何曾睡耶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
亥初節相大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卽睡者乎語
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
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
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爲必睡耶滿堂爲之歡噱少頃漕帥
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
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
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哂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
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座又爲大笑二公言此時
皆年已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一二時否
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遠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
然則大貴人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眠爲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
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曰量腹
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逾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
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裡食

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訣而余於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卻病延年之術師曰我督學四川時得疾似怯證或薦峩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強健勝昔也時師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每隔帳吸乳嚙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也余偶問曰卽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聞黃

卷七

七

左田師談我直南齋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爲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卽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視奏摺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人後師引年歸甫得高臥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於得酒而易於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卽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墁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俱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

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爲鳳凰山其旁爲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味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凰山者爲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劔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謂其過北苑龍團周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一味計多狗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特焙法不佳

卷七

五

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於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所設焙局於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近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歲運番舶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爲星村鬻茶者駢集交易於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卽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 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中每與靜叅羽士夜談茶事靜叅謂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尙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爲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卽

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卽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卽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卽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卽消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貯之裝在各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瀹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各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眞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爲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清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爲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憶吾鄉林樾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詫朋輩眞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爲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索周詳著之爲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

入飲非惟煩瑣弗便卽茶之眞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淪水卽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甯陽羨爲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眞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煮之其芳甘百倍於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 按品泉始於陸鴻漸然不及我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

卷七

七

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於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爲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晤齊禮堂軍門愼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

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頓覺勝前。其方用蜜炙箭芪二兩。當歸一兩。二錢。茯神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二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五味八錢。棗皮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十八味。外加紅棗二斤。冰糖二斤。泡高粱燒酒二十斤。煮一柱香時。或埋土中七日。更好。隨量飲之。軍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自塞上周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已踰百歲。翁家三代皆服此酒。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余至粵西。刊布此方。僚案軍民服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醫熟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

卷七

六

火既濟。真是良方。其制勝全在羌活一味。此所謂小無不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幾余引疾歸田。僑居南浦。有患三年瘧者。乞此酒一小瓶飲之前後。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爲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無奇。而羌活一味。尤不宜輕服。與粵西名醫之言。正相反。余聞之。爲齒冷而已。余同懷弟灌雲。廣文。素嗜飲。中年以後。已成酒癆。每日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皆望而卻走。適其長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錄此方寄之。灌雲素不飲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

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較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效並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鬢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之後白髮竟爲之稍變初亦不覺惟剃頭時自見所落髮針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黑髮已有可據惟白鬚如舊細思其理酒氣向上故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卷七

九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爲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干雜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卽安家常日用至與菽粟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拙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仲西陂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

肉乾二十四束鱧蝗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 旨云

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爲後半世受用等語今人率以豆腐爲家廚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食不足之家以爲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 萬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將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記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廣文劉印潭學師瑞紫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城卽他處極講烹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嘗晨至學署坐索早餐卽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此人今尙在

卷七

已篤老矣又余在山東臬任公暇與龔季思學政守正訥近

堂藩伯訥爾經額恩樸菴運使恩特亨額鍾雲亭太守鍾祥同飲於大

明湖之薜荔館時侯理亭太守變爲歷城令亦在座供饌

卽其所辦也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二方塊食之極佳

衆皆愕然不辨爲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釘餛飩會

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後此味則遂

如廣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卽忘而

偶一觸及則饒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間遇觴客必

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尙疑其有祕傳也

徐興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

學徐

與二友同

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主之僕善烹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於友人聽之臨行請曰我即當回閩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抵閩蓋即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上之天廚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彼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

卷七

三

享大年蓋月餘日飽飫天廚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宴客非董侍則不懽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興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眾眾因戲呼之爲天廚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爲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形直侍御光釋家時同居者

為葉蓮山太史大觀黃星巖奎光陳研農義二邑侯王虛

谷錫齡陳德羽鵬飛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

以小炒肉為最佳眾皆笑之然侍御廚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於口無怪其侈為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讌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形直尚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滕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傾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侍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余每飯必與

卷七

三

廚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為寸炒錢繩頗不下箸廚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為飲食之人矣憶在京中聞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為杭州將軍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於前一日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為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一隻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手秀才為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

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抬一全豬回姬詫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今無奈何姑試之乃勉強割取一塊自入廚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囑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廚下摒擋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於地僅一息奄奄細察之肉已入喉並舌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必先將舌頭用線羈住卽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發一大噱云

奴僕

卷七

三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宮於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而頑梗如故時余方直軍機在家日少留家之僕率皆高臥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余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須入直五鼓卽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爾尙抱病今日早起何事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去其言甚決婢媪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恰須入直不得不早起覘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

荆州之命翼日卽須遞摺謝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慎看門並不提及前語時喜報早到門矣後此僕隨予出京歷荆州淮海兩任司閫甫以他故斥去熟聞京官之僕偶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卽散蓋工資甚薄而又無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宦二十年則情形頓異所用僕輩不下數百人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辭者或謂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雖不佳而有官星照壓之雖狡獪無所施其技非僅有所戀也自壬辰初次引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值奉

卷七

七

召復出旨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送閱余方照常早睡未起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卽此一事其他可知壬寅二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離奇百出每遇客至或自出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嘗戲呼之爲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旣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而至前蓋奴僕之服勞於主固有財以動之亦有義以臨之當外宦時我爲國家出力爲百姓勞心此輩旣歸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則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旣於國家無益於百姓無關而尙責此輩以爲我出力爲我勞

心豈非不怨夫既無義以臨之又無財以動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於其際適讀東巖重梓劉念臺先生人譜中有警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坦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擦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爲裁房衆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宦者自負爲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爲茶房司廚者爲廚房則裁房亦

卷七

五

同此例耳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裱褙者亦當稱裱房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拙者莫過於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於浦城浦人風尙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卽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此間縫匠爲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爲兒女輩述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爲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

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
余換製一皮馬掛用月色綢爲裏甫製成卽擲出令換鈕
釦且斥之曰一鈕釦尙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爲渠狼
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寃我余指身上
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
此係以月色綢爲裏非以爲面也自應照常左釦右絆何
得右釦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
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
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旣專司其事
卽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
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合度常有
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
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
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沖挹
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譎
言卻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卷七

美

歸田瑣記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嚮學中歲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閒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漫無省紀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見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則猶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為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歸田何事不真歸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歸不得三

卷八

山雙塔隔斜暉事詳第
二卷

小巷深深蘇厝衙隨方寄廡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

得人皆舉伯通吾家伯鸞高士易姓運
期見後漢書及廣韻

滄海橫流到處難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

是屯遭骨相寒初到浦數日即值城中民變縣官被頑民
倒擡出城橫加凌辱城東富紳某新宅遭

其拆毀勢且洶洶即在余之後門年聲鼎沸余茫不知其
由惟杜門屏息而已憶吳棣華同蘇州送行詩有去住
無安土屯遭念老臣之句語最沈着為時所稱
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為今日寫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急何能擇且因循臯鸞不礙分棲穩燕

雀終歸大造仁卜宅之初橫逆之來至不可理喻未
幾即歸我循擾如魚鳥之親人也

一邱一壑舊花園新居本宋待制章衡花園
舊址花園衙即因此而名陋巷重開駟



馬門那有滿籬餘萬卷護持昕夕祝長恩新宅本荒區余築大樓五楹貯書萬卷其上

誓墓高風不可尋松楸回首十年心梅亭山轉姚岐崙空

對西風淚滿襟癸卯秋始回福州拜墓祖塋在梅亭山先嚴慈及先室墓在姚岐崙相距不及一里

俗呼崙作去聲按廣韻集韻崙並盧晃切音論則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多匆歸里翻成踏雪鴻祇有東園閒草木頻

年應戀主人翁住福州僅二十餘日復匆買舟旋浦回首東園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嶺右苦相隨今日山鄉事事宜三十年來離合迹花

間題徧尚無詩余歷官江南嶺右長女蘭省皆隨侍余曾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離合必題數字卷末以存泥爪

但無詩耳

卷八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天教移節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卽授甘藩萬里長

途無從隨侍自開府嶺右移節吳中則無日不趨承左右也年來幸得趨庭近燕寢

香中且學詩

敢說雲龍上下隨萊衣班後亦相宜絳趺朱萼庭階盛

愧讀蘭陔潔養詩

兩家眷屬一家通惜暖憐寒卅載中最喜琅琅聽夜讀書

堂西畔小樓東三女壽筵于歸後仍隨余同居垂三十載備極扶侍之勞今內外孫皆能讀書已就

宅中分東西就塾矣

水復山重去住忙曉梳脫髮晚稱觴一年之聚何年再夢

繞君家蘭話堂

四女蘭衡別將十年因余七十壽辰間關到此僅作一年歡聚卽復旋歸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欣隨雁序共稱觴祇今回首千山外

但覺神馳綠野堂

莫笑年來山澤儀天香也與小園宜致身富貴何須早杜

句滿眼雲霞只自怡園中牡丹頗盛初次開筵招客賞之後但閉門自怡而已

頻年春色歸金爵鎮日香風守玉瓶如此名花相澹對西

峯定有夢通靈金爵玉瓶皆名花之異種者吳魯庭所贈也舊庭家福州西峯里

附逢辰和韻

南中無數佳花木第一難忘是玉瓶悵望東園歸未得

卷八

青春何處醉劉靈

筍莊佳處徧開觴增綠來青地未荒更願主人清興發鴻

泥重踏息陰房祝東巖屢招飲於筍莊之徧增綠軒環池而坐池之東卽來青亭也惜三十年前下

榻之息陰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僉僉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

無人問舊書堂余掌教南浦書院六年極一時人文之盛今名山如舊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闢洞天閒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樓好釋

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與東巖步游仙樓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紛綸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爲聲名勞七尺漫

言志業在千秋魏書李炎之傳云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

也第三
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靈笑鳥

自高飛雲自閒城西夢筆山為此邦第一舊蹟荒廢已甚屢聞議修而迄未舉行

千峯百嶂轉芝城添作山廚鬢尾羹更喜海罇來突兀持

螯一例助詩情鬢與罇皆海族而建甯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負擔來售者始頻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瓜又荔枝果許沈瓜還孽荔枝

無高會續南皮此首為夢中所成適兒輩好事果為購寄西瓜鮮荔因酌改夢中句紀之

酒間忽報枇杷來白香山詩枇杷作入聲滿座齊傾大白杯何必貪心

更彈缺老饕已覺老懷開茶兒自京回過浙中先寄到鱒魚枇杷鱒魚雖已變味而枇杷

尚鮮美也

卷八

循陔遠道見深情欣聽門前郭索聲莫怪長筵徒大嚼且

增詩事到山城丁兒攜眷北上過浙中寄到霜蟹兩大筐次日開筵觴客即用丁兒來詩韻記之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

北東園裏壯詩城

饑歲居然甘蠟粉銷寒間亦薦螺香頻煩子舍殷懃寄竟

把他鄉當故鄉福州除夕飲家家必設蠟粉適逢兒寄到蠟棗因仿為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覓得

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

南宮門巷淨無塵達生于邦玉舊日臺江俠客貧史生文

南臺我正大聲勸誠是麥舟應續畫圖新二生不克葬其親余皆力成厥

事憶在蘇州曾助曹良圖比部懋堅葬親比部
繪麥舟圖爲謝吳中名流題詠者至數十家

附史生和韻

誤趨歧路悵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

畫圖慰我表阡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舊德憶京塵眷念清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

麥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於父母無不知事其

死也無不知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於

人世而獨於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

日未入土則一日之體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

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醜

然自立於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

淹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礙於兄弟之多

各執意見以爲此利彼或不利卽間有破除拘忌者而

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卽歸咎於主葬之人

一則惑於風水之說在己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

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

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
大清律中明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
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於古則南史載
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入仕爲清
議所鄙唐書載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
身不齒宋史載劉曷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
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
任貶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
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
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

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卽時修補者福
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有一不修則子孫
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經所載
猶指墳墓不修者言之况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
乎今之宦家縱不能遵禮經亦奈何甘犯國法乎今之
士民縱思倖逃陽律亦奈何忍受冥誅乎夫旣不畏國
法不顧冥誅則不得不大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
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母
論宦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覲面目者將悉化爲孝
子順孫於以消疹而迎祥豈不燉燉

齊魯晨星落落稀借韻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蔭

我為蒼生喜不支徐樹人觀察宗幹命監司漳海實閩南一

卓薦之近奉命監司漳海實閩南一長城也過飲園中盡索余近刻觀之匆匆留一詩而去數

年來過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語為小園增重此為

附徐觀察詩

回首齊山九點煙功收霖雨羨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

銅鼓藏雷鶴夢圓薜荔翠縈文石上芙蓉紅到研池邊

飽嘗珍饌兼書味喜獲珍珠載一船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梨棗似雲屯善與人同即福門羣笑兩家真好事留

香室與北東園余好刻書而東巖亦同近復輯刊善書十種時恭兒方刻勸戒近錄續錄三錄余亦

卷八

有雜著待刻梨棗之煩只此兩家浦人咸咄咄以為怪事也

陋巷年來藏器深遑言櫛篋繼雙林項墨林高軒過我傾

家釀竟夜虹光燭斗參自寓浦後過客無有詢及書畫者近黃琴山觀察德峻因查勘封禁

山過此始為發篋擇其尤者縱觀之觀察本鑒賞家復富收藏窮一日之力並凡評賞四年來第一韻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濱海忽聞民氣活薦

賢功幸在維桑王履之太守用賓久宦江南循聲卓著余於辛丑秋專疏保薦遂由直牧擢守來閩

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漳州初為漳民惜旋為漳民慶也余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履

之與練笠人皆由直牧擢守但雲湖即於是冬擢兩淮都轉而黃石琴今已開府粵東矣

真畏出門貪客來柴扉頻為故人開如何袞袞披肝侶都

作紛紛把臂回年來故人過此者如蘇鼇石督部楊雪椒光祿廖鈺夫尚書皆留飲園中連日盤桓

不忍
舍去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雌一紙卮詞何足算三
年五度遣楊枝浦城錮婢之風牢不可破余曾撰錮婢說
一篇以代暮鼓晨鐘乃殊少警覺者余到
浦浦三年而遣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中兩婢乃
從錮婢之家轉鬻而嫁之者不可謂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錮婢說

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
爲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誠以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者
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卽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
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

卷八

八

實窮於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於我父母不能
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
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
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而咎有所歸也仁人
君子其能熟視而無睹乎况婢女長大情實必開倘姦
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葦貽羞本家亦難以自解
甚至生子又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
及果報念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
者必須亟爲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
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於官而族鄰爲之舉首有隱

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灾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報之說猶隱也子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藉官長之董勸文字之激發者否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於齊民不得立於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鄉隅俗尙本無憑親見充街赤烏曾今日衰翁偏古異一

卷八

九

雙朱履萬年藤三十年前浦城士夫無不穿朱履者問其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萬

荔响郡倅寄贈天合萬年藤杖一枝

花辰雅集筍筵開有客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劫可

憐一紙晚聞雷偶以花朝觴客有最後至者顏色慘沮眾皆怪而詰之則日內先墳方被掘棺內金

銀器爲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殮說何以付之不問客泣然曰此墳造於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願繼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說亦尙可收之桑榆也

附厚殮說

有詢於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

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

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

古字殮本作斂取斂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
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
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禫二
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禫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禫一過
此則爲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
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
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尙有制也其敢如
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
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
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甯厚而無薄是名

卷八

十

爲愛之而適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
身後之灾剝膚之慘在子孫爲不孝在父母家長爲不
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
之夫循禮自可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罪卽極於不孝
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爲兄問字頻來浦酒頻七十九齡尙清健老
來第一老門生

史生經邦以石盆陳酒
爲壽今年七十九歲矣

二麻對一聯一聯

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入北東園從來壽世關文字安

得坡公雪浪痕

大方石盆亦購自詹氏者三面雕鏤頗工
而空其一面茲爲鐫數字爲銘非敢擬定

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東園
中他年當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菴老人書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狺狺起羣喙公

門一紙太離奇郭少汾邑侯忽詣余曰南浦書院至今尚

與逢兒為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則君延

余兒掌教自無不可今余挈家在此則此局斷乎不宜因

別舉所知以對侯以為然乃定議後竟有以梁

神頂薦邑侯勉從等語列各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韻
谿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舐掌

城索索本無奇後二語合用昌
人生由命豈由他用韓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懸車聊自

慰且憑兒輩補笙歌七十壽辰適五兒子共聚一堂

為廣徵菊部以助稱觴始聽之
偶向閒中作小忙新知舊學互商量更偕兒輩談因果散

卷八
十

作人間翰墨香恭兒方輯勸戒錄余

屢以舊聞附益之
頻年未悔守枯株諸色諸光照座隅百朶花支一月久始

知佛種與凡殊吳魯庭以優鉢羅花一盆見贈守之三年

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叢拱一月始謝

光色
避逅城西賞菊筵筍將再入大溪沿烏衣亭榭重重改觸

異常
我相思十四年東巖招至大溪沿舊宅看菊憶壬

辰秋挈家寓此一月有愴於懷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學望

雲兼慰看雲情逢兒由浦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壽辰

旋昌暑北來稱觴今又為異族所迫甫回

福州即復挈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

令英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話雨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頭角太崢嶸迫我三年蹤跡輕畫地良難遷地苦
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
依然濠上寄閒情

愛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竇桂但

期本色紹書聲英兒頗不悅學近與大兒同居以怡怡兼切德漸可轉移氣質矣吾郡最以五子登

科為美談然如廖儀卿葉荏汀家皆五兄弟連登鄉薦而不入此數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稱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曾霽舉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

郭遠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誠情蓬麻扶護望難兄一經世守談何易

卷八

愧說丹山萬里聲

且盡循陔潔養情先鞭雲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

贏得連牀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誇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傳者十五葉

河間紀文達師視閩學時曾手製書香世業四字榜於堂要向壺鹽尋事業莫憑京秩

詡清華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由秀才進取議叙部曹因作此勗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衿幸獲詎堪誇顯揚報稱無窮事

但欲聯芳接棣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如此團團良宴會可

無詩句壓清狂初伏宴於韞玉堂中伏宴於致曲山館未伏宴於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道暑之局不妨竟日酣嬉也

附逢辰和韻

簷鐸丁東響畫堂風輪四面轉中央冰桃雪藕涼如許

忽捧紅雲喜欲狂風輪之製以圓木為幹周圍插木扇各緣以素綢中鑲鐵為柄而響其受

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即四座風生矣中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別有詩紀之

漫言歲月去堂堂博得三旬樂未央轉瞬小池殘暑退

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齊趨畫錦堂閉門樂事未渠央納涼正可添詩料

卷八

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皆山樓上讀書堂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

陔南方視膳敢耽酒趣託詩狂

附蘭省和韻

人生樂事戀高堂長日壺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

不同繞膝學兒狂壽研二妹壽溥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吉金貞石護深堂欣對長生頌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頗富婉蕙日所用

觀即大人所賜長生無極漢瓦當也卻憶大椿當赤日無多羣從次公狂

時家嚴大人遠在海鹽官署惜
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側也

福地深愁地脉回內憂外侮困羣才此時正合抽身去且

為名園盡一杯劉次白中丞乞歸過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稱為名園

老來博奕豈荒湛飽食真嫌不用心藉免出門憧擾擾猶

勝午枕夢沈沈余素不喜博奕老境頗唐聊借眷屬抽暇為之藉消炎暑卻午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夜闌人靜渾無事且

把歐碑課數行兩孫皆能臨歐陽信本皇甫碑每於夜闌人靜後課之

文運由來仗起衰彼都人士罔聞知雨淋日炙余心惻無

作神羞禮亦宜浦城文昌宮久圯舊奉神像雨淋日炙已至受巨釘無數余為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就東巖所購書地及逢兒所存新地獨力鼎建於傾輔社

卷八

古

之西此舉實藉以救
政尚不暇言徼福也

忽聞巖海起狂瀾碧水舟山盡收觀坐看憧憧三閱月消

寒雅集亦闌珊自簽派巖商檄到後合色惶惶深山中亦時聞剝啄聲三閱月始稍靜消寒集為之不終更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清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迫促離鄉去秋

室從今有俗聲門下士祝岐山閉門讀書不關外事城中知蓄書可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簽商之檄一到不數日自督促登舟去為之黯

然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歐與止但

笑蚍蜉撼樹狂浦城舉商花名始由制軍訪聞旋據郡守申報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橫

加疑誘竟有集矢於余者今已渙然冰釋矣

流丸止於歐與流言止於智者語出荀子

側目驕陽作暢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

灑甘霖起頌聲驕陽兼旬怨咨叢起若非甘霖驟至恐民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

叟亦爲之加一餐也

半夜揮成喜雨詩平明唱徧警兒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

笑衰翁局外癡拙作喜雨詩和者數家而已餘皆禁不出聲

久惜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翁覃溪師嘗言項墨林梁蕉林皆收藏家

惜無著錄可考南來北至多新得助我煙雲一室深近日逢兒從福州至恭兒

從京師歸皆有新得書畫時余方輯退菴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附逢辰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縑片楮關文獻

卷八

亦費蒐羅歲月深今春在家彙裝書畫數十冊皆前明及國初時人吾鄉先誥居其大半增

入題跋者亦十之二三

附恭辰和韻

蒼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

謹報高堂願海深時大人方輯金石書畫題跋以尙少宋人畫蹟爲嫌囑恭辰於北行之便

稍爲物色適過吳中以重價購得趙幹米元暉趙子固各眞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輒爲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麟峒虎角起長吁他年若咎盧龍賣我

亦當時士大夫曠夷佔居烏石山大興土木虎頭生角形家所最忌也聞當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

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借用近人詩句忘其姓名可憐粵

麓非屏麓望斷蒼茫敕勒天昨有傳林少穆已賜環入關者爲之喜而不寐實謠言

也 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與少穆爲此鄰者數年

中輟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

作山城妙吉祥恭見初到浦即倡爲惜字之局其婦婉蕙實力襄之近復以浦俗饋遺食物必加剪

紙吉語其上的殘棄字跡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爲花樣種種並自撰代吉祥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韻

爲襄善舉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吉事

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清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

家門瑣事亦凝祥筠如壽筵婉蕙諸姑姊皆助余剪鏤花樣浦城積習最尙茶泡雕鏤果品

卷八

去

必以精巧相誇其實徒費工夫不如此之有裨於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尙有習

而不察竟等於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見人家

饋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或

圓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

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蹂躪於童婢之手

再轉瞬且淪棄於藩溷之區其能於收物之頃即將此

紙隨手檢歸惜字篋中以待焚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

人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

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甚今欲驟令各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之竊念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爲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紙之孽當更爲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爲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閨中更能隨時襄助之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一紙遙遙互繼聲暮年親故倍關情鹽城更比蕪城遠安

卷八

七

得腰纏駕鶴輕

楊竹圃素不言詩近爲余所挑既和余寄壽詩又成自壽詩十首想鹽城海濱舍此亦無可消遣也余頗有重游揚州之願而鹽城濱海益遠爲之奈何

鄉邦文獻其關心早惜虛糜數萬金今日卻非常務急壽

山福海枉崇深

接廖鈺夫魏和齋信以奉大府諭令捐刊省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年間有長沙僧寄座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字磨崖實與彼時郡城殷賑恬熙氣象相稱今則各山已歸異族巖海正漲狂瀾當務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復廖鈺夫尙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

久亟應付之棗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

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鰲石先生首捐爲士夫

循並諭應同薦紳倡始繼及官僚令卽裁復以便轉達
大府等語自當凜遵惟此事本未似大府尙未能悉其
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嘖嘖人口衆怨未消且
通志爲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
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縣遵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
僚繼之於名不正於言不順况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
未退離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卽以某現居浦城而論
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
追呼日至紳富尙皆重足而立惴惴於心若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躍從公某伏處山邑
有家難歸閉戶養疴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尙
望閣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
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
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請道安順璧侍謙統祈朗鑒不
備

跋

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經有明訓無所謂歸田也然古者出則從政歸卽明農故歸田之賦肇於平子歸田之句著於少陵降至宋人以坡公之名通猶作有田不歸之誓而歐公竟藉以名其書自是始以歸田爲士大夫之美談仕宦中人且以爲難能而可貴焉吾師苴林梁公少無宦情通籍後復家居十年始出蘇藩蘇撫任內又兩次以疾引歸可謂難進易退者矣然惇書竊讀公所撰著一則曰歸田誰信本無田再則曰歸田何事不眞歸但惜無田抑又非乃知年來僑居南浦不但無田可歸直至有家而不能歸

跋

一

反復屢形於吟詠中每令人不忍卒讀然吾師天懷淡定安土能敦惇書於嶺西侍公最久竊見公仕學兼優並無偏廢如楹聯叢話三管詩話銅鼓聯吟諸刻皆成於簿書叢雜之餘卽至梧江防堵戎馬倥偬羽檄交馳中夜數起而尙能抽暇初成三國志劄證一書其忙中整暇如此况今日之優游田里閉戶著書俗緣不干眞想自適者乎此吾師歸田瑣記所由作也今秋惇書讀禮山中忽承吾師以脫稿寄示自言此書仿歐公歸田錄而成惇書伏讀之餘竊謂歐書自序成於治平四年其時實尙未歸田歐書不過兩卷吾師書雖亦一百一十餘條而益以日記詩數

十章計分八卷較歐書多至數倍歐書多朝廷遺事士大夫笑談吾師書亦同其意而考訂詳明包孕繁富中間如議馬頭議江口議大錢戒停葬戒厚殮戒錮婢諸條尤爲濟時之要務警俗之苦衷可坐而言可起而行則視歐書之用心尤有維繫急宜壽諸棗梨公之同好以無負吾師一番載筆之勤因殫旬餘日校勘之勞付之手民刊而序之工旣告葺復述作書之本意書於冊後俾讀是編者知吾師出處之大節經世之要務咸備於此庶無負吾師寄示之殷懷云爾又聞吾師近方撰師友集若干卷舉數十年感恩知己之跡悉以韻語鋪之而復畧敘其生平梗

概附見其投贈詩文惇書賤名亦幸廁其後行將脫稿成書願吾師仍以清本寄示俾得先讀爲快或再與校讐之役以忝附大雅之林是尤私衷所怵禱也夫惇書謹跋

